薛永学

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合办

说来惭愧, 生在文物 鼎盛山清水秀的骊山脚下 的我,平生蜗居家中,未 曾远过足。在接到去韩城 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当矿工 的通知书时,我竟有些惶惶然起来。

"我送你。"父亲说。 抬眼看,父亲消瘦的面容,多皱的额角,浑浊的 眸子,黑白参差的胡须,紫色的唇摄人我的心里。

"不用。"我答道。父亲在煤矿干了四十来年, 前几年医生诊断患了矽肺,本该病退,可他不干。

今年他有了不同往常的明显感觉才在领 导的劝说下,很不情愿地离休了。"让娃 当矿工吧!"这是父亲四十来年第一次求 领导办事。父亲不贪图什么,但对于名誉 似乎很看重。家中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 局劳模荣誉证书端端正正地放在写字台 面正中间。

"还是一块去好。"父亲打定了主意。

沿途,我看着父亲消瘦的面容,听着他不时发 出的咳嗽哮喘声,实在不忍心打搅他,便自顾自地 眺目窗外。正值阳春三月,小麦碧翠,菜花亮黄,桃 红柳绿,春意浓郁,一点淡淡的离愁在无意中烟消 云散了。

"英山车站!"父亲说话了。我看见父亲的 额上竟荡漾着激动的红晕!父亲在这个煤矿干过 几年采煤。列车向西北飞速奔驰,父亲的话儿明显 增多。"瞧,那山凹里边是象山矿!""那是下峪口 矿!"我知道这两个矿都留有父亲的足迹。随着列 车越来越接近目的地,父亲的情绪也越来越显得 激动不安。当火车进入山洞时,黑暗中,透 过那轰 隆隆的噪音,我听见父亲说:"孩子,马上到家了!"

煤矿就是家! 我体会到父亲对矿山的深深眷 恋。我的心灵为之震颤。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但

M 经

介绍我省回族女画家张臻

王

位仅有五年画史的回族

女性,如此境界,这般

造诣,不经过十年乃至

她叫张臻,是我省 的回族女画家, 以擅长 画花鸟山水而出名。她 那别具一格的画风; 绚 丽典雅的色彩; 概括夸 张的造形; 潇洒姿肆的 笔触: 朦胧梦幻般的意 境,象悠悠飞舞的旋律, 委婉俊秀的小诗,融化 成一股清新馨香的柔 风,掠过古城一池碧绿 的画坛春水 ……

中国画源远流长, 名家林立,各领风骚。 五年前,张臻以石涛、 朱耷等为宗师,挟二十 年工艺雕刻之地气,大 胆闯进绘画天地,一出 笔,就以格调高雅,风 貌特具的画风亮相。她 - 反传统规范模式,把 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物 象,以独特的审美意识, 把独特的认识和真情实 感融进画笔,创作出一 大批清疏俊逸、耐人寻 味的花鸟山水画。

张臻国画, 幽远而 朴拙,淡泊而深沉,具 有阳刚之美,隽永之韵, 清新之趣。自古以来, 中国画坛女杰寥寥,这

何晓辉

你是春天的秀发吗 风 轻轻梳理 一种芬芳拉得好长

你是春天的歌词吗 雨 谱成曲子

嫩嫩的想象

桑林春蚕(散文)博大宽广,赤诚无私。

来到桑树坪煤矿后,

亲自带领我下了趟井。父亲那沉稳的脚步,微偻 的背,满是煤屑的脸,突然显得明亮的眼神,明 白不过地表现出一个老矿工的美好心灵,那是一 颗为建设现代化煤矿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金子般 的红心! 在采煤掌子面父亲坚拒众人的劝阻, 硬 是汗流浃背地干了一个班。下班时, 他将他用过

的镐锹交给我,略带伤感地说:"好好 干!"我点点头。我的眼睛湿润了。对父亲 的崇敬爱慕之情,浪涛般在心中涌动,我 暗暗发誓,一定要象父亲那样……

父亲走后,我才突然奇怪何以没有 见到那碧翠的桑林? 顾名思义,桑树坪 煤矿就该座落在生长着桑树的平坦的地

答道不知道; 问工友, 工友也笑而不答。这情景

林在哪里? 坪在何方? 我苦苦地思索着, 执 著地追寻着。待到明白了桑树坪煤矿这一名字的 内蕴时,我在惊喜之余又埋怨自己真笨!

一天, 我在火车站煤场下徘徊, 火车的鸣叫 声竟拨开了我的心扉。我看着那高耸的煤堆,来 去的矿工,听着那选运楼发出的机声,灵感一动, 突然悟到:

煤矿就是桑林,矿工就是春蚕,煤山就是丝茧。

不是这样么,父亲 和老一辈矿工们所走过 的路,不正是春蚕到死 丝方尽的一曲壮丽之歌 么? 我以为是的。

揉合, 画就流出来了。 无我状态便是佳境,谨 此而已。

她的《月朗风清》 四尺宣的作品,一轮淡 黄的圆月高悬,溶溶月 光流水般地洒满世间, 清风轻轻拂过山乡农 舍,小溪缓缓歌唱……,



流进每颗心房 你是春天的旗帜吗 阳光 镀上希望 驱散寸漠寸荒

故乡的河

郭宗社

漂流 纸船 载过

红月亮 轻轻划动 传说有漂亮男孩 为美人鱼 垂钓

母亲的日记 湿淋淋 岸边 数不清 多少 爱的春秋

他的内心世界竟是这样的

我与父亲拜会了他的老领 导和老朋友。末了父亲还

方。于是,我问当地人,桑林在哪里,

让我纳闷。



刊头设计 五洪斌 本版编辑 叶广芩

"别忘了,回来的时候给我捎把芍药花。"

采伐工陶望骐躺在松软的草地上, 手里举着一朵

身边的于浩搡了他一把:"傻笑啥?又做香香梦

德行比你强。"陶望骐心里有底。别看香香给

"陶,到那边工地上偷几块砖来。把我的箱子支

"陶,跑快。到小卖部替咱买包洗衣粉来。

咦,哪儿去了? 嘿,还真够贼的,不声不响地摘芍药

去啦。陶望骐一骨碌跳起来。不行! 那天早上, 队长

派自己和于浩领着几个人到鸡公梁来架索道。临出发

的时候,香香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要我陶望骐给她

捎一把芍药花。当时,尽管于浩那小子急得瞎嚷嚷:

香香并不答话,只是嘻嘻地笑个不停。陶望骐小心翼

翼地把手中那朵红芍药插在上衣的小口袋里, 撇撇嘴

几天以后,陶望骐捧着一束红芍药,于浩捧着一

人们告诉他俩, 前天的那场暴雨, 使湍急的河水

淹没了石列桥。七个乡村小学生上不成学,站在河边

急得直哭。正在察看路面的香香弯着腰儿把七个孩子

一个一个地背过河去。孩子们唱着歌儿上学去了。可

"香香,你喜欢白芍药吧?我一定给你采把白的来。

哼道: "你采白的,我偏要采红的。"

可是, 香香谁的花儿也不能要了。

想到这儿,陶望骐得意洋洋地斜了眼去看于浩。

主观精神世界坦坦荡 和诱惑。遗憾的是,这 荡寄干物象中涫泻无 遗。张臻的画, 拙中 见奇,神似形不似, 为朦胧画面凭添几分 神秘的色彩,锐增几 分魅力,使人有超尘 脱俗之感,好象步入 陶公的桃花源中,灵 魂得到净化。

爱情是什么呢?

是有着潮汐、风 浪和日出的海洋?是 能够映照出赤橙黄绿 青蓝紫的宝石?是 部喜怒哀乐溶为一体 的戏剧?

是,又不是。爱 情很复杂。

少年的时候,我 爱看早晨的太 阳,看久了,眼 加定一斤红色, **爱** 闭上眼睛便出现 **爱** 数不清的小 阳,真正的五光 十色,缤纷灿烂。 那时我想:爱情 也就是这样美丽 吧!后来,读了 《林海雪原》和 《红旗谱》,心 里千百次地憧憬 着,将来就在那 清 样美丽的雪海和 迷人的乡村找白 茹和春兰那样的姑娘。 爱情的理解。

人们都 说青春期最 初的相恋是幸 福的,因为那 是两颗真诚心 的热烈碰撞, 没有留心父母 的地位高低, 没有在意存款 单上数字的长 短,有的只是 爱的相互崇拜

种纯真的爱之花往往会 过早枯谢, 这又是因为 初恋总是伴随着冲动和 迷惑来临的,在世俗的 开"现实"而独生,爱

沟堑面前常常难得跨 越。梁山伯与祝英台, 贾宝玉和林黛玉不都如 此吗?

在吞食过爱的苦 果之后,人们便去贴 近"世俗",踏实地 作"现实"的人,各 持上帝赐给的票证去 对号入座。于是,便 有了爱而不能结 合,结合并非相

爱;有了同床异 梦, 貌合神离; 有了褒姒的阴 郁,杨贵妃的忧 伤: 有了美貌与 人 叶 权贵的交换,肉 与钱的互补;也 有了痴男怨女们 发自灵魂深处的 索 呼唤:

爱情在哪 里?

然而,爱情 毕竟是有的,它 天天在我们的身边发 生。将门女爱上临时工, 万元户爱上残废人,还 有那些抗婚外出的少男 少女……在我们为十八 岁少女和八十岁富翁热 恋痛苦万分的时候,却 又为大龄姑娘执意寻 找"男子汉"激动得 欣喜若狂。生活就是 这样奇怪, 它总是在 造就历史的同时也造 就"叛逆者" 。禁果 不可吃,但是禁果最 甜,她以不可抗拒的 诱惑时刻召唤着那些 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勇 敢地去品尝。

当然,爱情不能离

亚泽

书法 刘中兴

情需要金钱,如同花需 要水,没有水花会枯萎, 但是, 浸在水里的花同 样会死去。

人创造着生 活,而不是生活创造 着人,只要两颗赤诚 相爱的心扭结在一起, 美好的生活会属于你 的!

相爱的人们,去 创造吧!

一朵骄艳的芍药花儿似的, 裹着雪白的浪花匆匆地漂走

. रिस्स्स्स्स्स्स्स्स्स्स्

于浩无言。陶望骐也无言。对着小河呆呆地站立着。 "叔叔,你们在想香香阿姨吗?"陶望骐低头-

看还是那七个小学生正准备上学去。 "来,叔叔送你们过河。

"水浅,我们自己过得去。"

"不,以后叔叔每天都要送你们过河。"陶望骐说。 "对,叔叔每天来送你们。"于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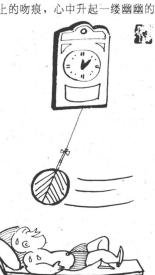
河中心,一个最小的女孩子怯生生地问: 你跟香香阿姨一样,我亲亲你好吗?"

七个孩子走远了。

陶望骐抚着脸上的吻痕,心中升起一缕幽幽的 芍药花香。

柳丝儿轻 拂着水面,小 河泛起阵阵涟 漪。两个男人 肩并肩地站在 岸边,把手中 的野芍药一朵 一朵地轻轻地 扔到水面上。 红芍药在水 中打了几个漩, 依依不舍地漂 走了 白芍 药也在水中打 了几个漩,依 依不舍地漂走

野芍药 漂走了。





束白芍药兴冲冲地回来了。